

断了线的风筝

□胡泓石



母亲的生命消逝在1975年6月,享年43岁。母亲的早逝带给她亲人的哀痛无以言表,但丧礼上,亲属的队列里只有父兄和我,以及父亲一系的亲戚们,却没有一个来自母亲娘家的亲人。

上海黄浦区现在与新天地毗邻的马当路西成里一带,早年属于法租界,这里曾经环境僻静,是许多革命党人和外国人从事秘密活动的地方。母亲16岁之前就生活在这里。外祖父来自浙江,从学徒开始白手起家开了一间小五金公司,虽是小本生意,但足以供养儿女接受良好的教育。1946年,14岁的母亲因参加上海学生反对内战的示威游行,被就读的私立民立女中开除。此后,母亲插班入读著名的中西女中,直到16岁离家到苏州振华女中读高二。

我始终不清楚,母亲为何高中未读完便离开上海,是任性的大小姐与家里闹了矛盾,还是又参加了当局所不容的进步活动?找遍母亲遗留的所有文字也未寻到答案。确切的是,母亲在苏州振华女中遇到了她的恩师、共产党人张振寰先生。张振寰本名张羽,我国出版界、史学界、新闻战线的杰出战士。新中国成立后,张振寰一度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曾影响感染了无数青年人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和小说《红岩》,就是他在大量来稿中发现并亲自担当责任编辑的。当时,张振寰因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追捕,到上海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不久到苏州振华女中教书,继续启发引导学生投身革命。尽管,一年以后母亲即考取大学离开了振华女中,但张先生对母亲的影响极大。(先生曾介绍母亲到上海人民文化报社工作)母亲此后正式走上革命道路并长期从事新闻工作。

自16岁离开马当路西成里的家,生性勇敢活泼的母亲如同一只自由翱翔的小鸟,而对于她的家人来说便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了。

母亲此后跟随解放大军到厦门、福州、上饶,又到南京工作,从部队转业天津后,又随父亲到大连。总之,天南海北的离上海的家越来越远了。这期间,母亲与家人的联系时断时续,关系也时好时坏。1951年,母亲在华东军区三野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时,外祖父曾经一人找到母亲在南京的住地看望她。1954年,国家开始对资本主义企业试行公私合营。母亲给外祖父去信劝告公私合营不要落后,外祖父对国家政策不理解态度消极。母亲从中学时代就热情似火地积极靠拢党组织,参加革命工作后又屡次立功受奖,但她多年申请入党都未获批准。苦闷的母亲认为这无疑与她的家庭出身有关。随着政治气氛日益升温又恼于外祖父思想落后,母亲决意与资本家家庭决裂!母亲竟然做到了。

父亲曾经告诉我:有一年,舅舅到大连找母亲,母亲狠心不见,父亲只得独自请舅舅吃了一顿饭。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外祖父母和舅舅的模样。1959年我出生后,父母整天忙于工作,我哥四岁又正是顽皮的年纪,父母顾不过来,就把10个月大的我从大连送到上海,托给曾经带大我母亲的保姆“无锡阿婆”喂养。我在上海一待五年,一定是见过外祖父母和舅舅的,可惜我开智晚,五岁以前全没记忆。

没想到的是,母亲与她娘家的决裂尚未带来她政治上的进步,父亲又因家庭出身特别是祖父的历史问题被从旅顺海军基地转业了。其时,母亲在旅大日报社从事着她熟悉并热爱的“无冕之王”的记者工作,为了我们这个家不得已选择离开。临行前她泪流满面的情景,我记忆犹新。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哭。1966年,“文革”来临这一年,我们全家搬到了父亲的故乡南通。此后几年,母亲作为一名普通的文化干部在劳动人民文化馆工作。在“文革”的政治高压下,父母亲的家庭出身成为我们家沉重的精神负担和需要小心翼翼回避的话题。我们与外祖父母家也彻底断绝了联系。

1970年冬,母亲响应“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的号召,只身离家到海门县秀山公社一大队九小队插队落户。母亲虽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但无论在哪里工作,能吃苦不娇气。在农村,她与社员同志打成一片,下地干活绝不惜力。只是,夜幕降临四周寂静之时,母亲油灯下独坐,会思念家人。这年底,母亲罹患癌症,发现时已是晚期。

多少年过去了,世事沧桑。其间,我们无数次往返沪上,始终尊重母亲生前的意愿未再与她娘家续上联系。如今,马当路西成里那个度过了母亲豆蔻年华的家,早已人去楼空、物是人非。一页历史的篇章永远翻过去了,然而,一段记忆永难忘却。



父母年轻时合影



满园春色 花儿

云水可居

□张惠琴

水流经处,有云岚相随  
云岚簇拥处,有激流相逐  
山石隐逸于青苔之后  
松树挺秀于林木之上  
近可闻琴声冷冷  
远可观万壑壁立  
是王维的辋川鹿柴

转身繁华后的一径小路  
滋养情怀的精神食粮  
是东坡的黄州海棠  
黑夜中飘荡的翩翩雪花  
冰冷世界的一握温热  
这流泻的色彩  
如孔雀的翎毛闪着微光

超脱于尘嚣  
这坚固的质地

令人想起君子的脊梁  
凛冽于庸常  
云水居,非梦中语  
有云水可居,何不朝朝暮暮



海棠依旧

□陈健全

“最恋的是西府海棠。海棠的花繁得好,也淡得好,艳极了。”许多年来,喜欢花草的我,自是将朱自清先生的这席话视为圭臬的。爱花人都知道,西府海棠、垂丝海棠、贴梗海棠和木瓜海棠,并称“海棠四品”,而这四品中,西府最佳。只是在通城,西府海棠远不及北京那么普遍,常见的品种多为垂丝海棠。孤陋寡闻吧,我只知道离家不远的南通博物院里有两株西府海棠,一株乔木参天的在藤东水榭,另一株虬枝艳葩的就在百年中馆的门前。

早春二月的一天,清晨到博物院散步。濡濡的春日气息中,上个月还如云似霞的一树玉兰已香消玉殒,竹林后的一片紫叶李、荷花池边的早樱,经连日霏霏的雨,一层层的花事也近尾声,已是落英缤纷。倒是池塘生春草,生了翠绿的野芹、蒲苇不说,一池青苹在待荷风。沿苑中小径徐行,特地来到中馆东南角的那棵西府海棠近前,只见满枝的海棠花色嫣然,果真是“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浅数点红”了。

乍暖还寒的天,冲寒而来的海棠花,一下子让人心头一热。盖因,每年春来必来看她,唯独去年春天因了疫情,博物院闭馆92天,待到开馆之时,花期都过了,感觉辜负了花似的。但终究山河无恙,春天又来了,它是开得那么灿烂,那么纯美,那么圆满,那种地久天长的圆满。驻足花前,细看花苞胭脂透红,花瓣圆圆的,花蕊嫩嫩的,显得娇娇欲滴,正是朱自清先生形容的既淡又艳。有意思的是,就在海棠树对过高台之上,有位支着画架画水彩画的女士歇歌手,起身玩起了抖音,其间还来了句李清照吟海棠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言及吟诵海棠的诗词,从古至今,脍炙人口的多矣。而我印象至深的,是苏东坡在《记游定慧院》一文中,开篇就是:“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诗中也多次写道:“江城地瘴蕃草

本,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海棠花映照着心境,所以诗人感叹道:“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哪忍触!”自从被贬黄州,他倒是旧情不移、爱之更甚:“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只恐夜深花睡去”,赏花惜花痴迷如此,也是简直了。

说起来,意犹未尽的是,有年春,游宜兴,真的荣遇苏东坡手植的一株西府海棠。那天访过东坡书院,再去宜兴闸口村,于林散之题书“海棠无恙”的无恙亭下,听邵氏村民讲,其先祖邵民瞻系闸口(旧称永定)望族,邵民瞻与苏东坡是忘年交,苏东坡还对他的新居题了“天远堂”。一日,苏东坡做客邵家,花间月下,酒至半酣,吟了曾作于黄州的那首《海棠诗》,并说四川眉山盛产海棠,可惜园中独缺海棠花。元丰七年(1084),打算“买田阳羨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的苏东坡再次来到这里,特意自蜀中捎来一株西府海棠,并亲手植于园中,人称“永定海棠”,也称“东坡海棠”。说明牌上讲,当年苏东坡与邵民瞻通信必提海棠,苏问:“海棠无恙否?”邵回:“海棠无恙。”900多年了,这树海棠历经沧桑,几度重生。那天去的正是时候,花坛中的海棠生机勃勃,红英绿萼,一派“满院红绡,半缕绛雪”的形色,真是应了“海棠无恙”之愿。也从此,这一树海棠芳菲满襟,几曾入梦。

《红楼梦》里也多处写到西府海棠,比如大观园怡红院里的,“贾政与众人进了门,两边尽是游廊相接,院中点衬几块山石,一边种几本芭蕉,那一边乃是一树西府海棠,其势若伞,丝垂金缕,葩吐丹砂。众人赞道:‘好花,好花!海棠也有,从没见过这样好的。’贾政道:‘这叫作女儿棠,乃是外国之种,俗传系出女儿国中,故花最繁盛,亦荒唐不经之说耳。’众人道:‘毕竟此花不同,女国之说,想亦有之。’”宝玉道:“大约骚人咏士以此花红若施脂,弱似扶病,近乎闺阁风度,故以女儿

命名。世人以讹传讹,都未免认真了。’众人都说:‘领教,妙解!’”

当然,海棠花是《红楼梦》里一个的文学意象。大观园诗社名为“海棠社”,才女们第一次聚会吟诗,就以白海棠为题。虽然大家都公认史湘云的两首海棠诗最妙,但林黛玉的“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尽得海棠神韵,而薛宝钗的“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也颇含人生哲理。另外,第77回中晴雯的命运,还引发宝玉关于草木与人生的一段议论:“这阶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无故死了半边,我就异事,果然应在他身上……不但草木,凡天下有情有理的东西,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若用大题目比,就有孔子庙前的桧树,坟前的蓍草,诸葛祠前的柏树,岳武穆坟前的松树,这都是堂堂正大之气,千古不磨之物……所以这海棠亦是应着人生的。”

而以花寄情,最感人肺腑的,莫过于邓颖超的“一篇纪念战友、伴侣的偶作和随想”——《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1988年4月,邓颖超又一次见花思人,深情地写道:“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12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你在工作的时候,海棠花开,你白天常常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抽几分钟散步观赏;夜间你工作劳累了,有时散步站在甬道旁的海棠树前,总是抬起头看了又看,从它那里得到一些花的美色和花的芬芳,得以稍稍休息,然后又去继续工作。你散步的时候,有时约我一起,有时和你身边工作的同志们一起。你看花的背影,仿佛就在昨天,就在我的眼前……”

周总理生前最爱海棠。以海棠花表达思念、珍惜和慰藉的情愫,正契合对周总理绵绵不绝的追思。清明前夕,有幸随单位组织前往淮安瞻仰周恩来纪念馆。瞻过《人民总理周恩来》展,来到仿西花厅前,正值一树树海棠繁花盛开,蓝天之下,格外高洁、从容、芬芳。如今在总理的故乡,海棠花开,此景也美,此情也真。海棠依旧,斯人犹在……

